

·金牛散文丛书·

冯艺·主编

李发模

著

坦
蕩
人
生

广西民族出版社

中華書局影印
世說新語
坦
蕪
人
生

西漢書

中華書局影印



坦蕩人生

李发模 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

(桂)新登字 02 号

金牛散文系列丛书·冯艺主编

坦荡人生
李发模 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工学院印刷厂印刷
787×1092 1/32 8 印张 160 千字
1996年2月第一版 1996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 册
书号:ISBN7—5363—3067—7/I·788

定价 10.00 元

目 录

• 坦荡人生 •

先荣：发模这人兼序《坦荡人生》

- (7) 从“一”而始
- (9) 为文与为人
- (12) 人生三谈
- (17) 从人与十二生肖说起
- (20) 悟空·千里马及人
- (23) 懂悟二题
- (25) 随遇笔谈
- (51) 生活偶拾
- (65) 开口就是错
- (71) 道说
- (73) 论哭
- (76) 知识·读书·行路
- (78) 野心·雄心·智多星
- (81) 神聊
- (84) 三屁
- (87) 更替
- (89) 舍不得丢开
- (92) 心境

(95)	上帝与猪
(98)	轻佻男女话异性
(101)	挡不住的诱惑
(103)	神思破壳而出
(105)	拜访春神
(107)	乡情·乡音
(110)	故乡的歌
(113)	话说领导
(116)	问秋的土地
(120)	友人H印象记
(123)	他
(126)	地下室邻居
(129)	读人与画
(132)	习诗笔记
(135)	婚姻与人的情感
(141)	如谷似土般吸纳
(153)	举重若轻《想敲门》
(156)	最森森忆趣
(161)	石定漫笔
(165)	嘆啊,高洪波
(169)	蜕变中的毕四海
(174)	话说刘耀仓
(177)	漫话先荣
(182)	佩服你的俊劲

- | | |
|-------|--------------|
| (185) | 崔冉扬其人 |
| (188) | 以感动自己的方式感动世界 |
| (191) | 清雅而温婉的寂寞 |
| (195) | 高洁而孤独的灵魂 |
| (197) | 粗乎？初耶 |
| (202) | 独特是一种优势 |
| (206) | 让人是人让人成人 |
| (211) | 情深诗意浓 |
| (213) | 寻找 |
| (215) | 一个“真”字炼就的情 |
| (218) | 一尊以痛苦凝成的夸父 |
| (222) | 佩剑仗义于人世的人 |
| (225) | 生命·土地·拓荒 |
| (231) | 品读阿尘 |
| (234) | 种“瓜”的商人 |
| (238) | 仰慕朱克华 |
| (242) | 朝阳丹与野桥肝病散 |
| (246) | 谈我 |

发模这人

——兼序《坦荡人生》

· 黄先荣 ·

识发模者众而知发模者寡。

在文艺界尤其是诗界，李发模无疑具有“天下谁人不识君”之霸气，但“识者”都认为他作为诗家雅士的才气冲天，却未必知他作为一名党员作家，一个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毁誉荣辱。

我所以有资格来谈论他，决非有才有德超拔发模，全是因为我们相交恒久，还在我作为团地委负责人他作为乡间诗人的时候，便因他的名闻而推举为首届省青联委员；而后我供职于行署时，他又辗转从乡村、县城来到遵义；五年前我被安置到地区文联，我们又无拘束地以文化人相交相处。

其实，象我这样“识”他者，也难免有时会误读他。

“李发模到香港去了”，“李发模参加贵阳静坐游行去了”，“李发模把公司办到北京去了”，“李发模赚大钱成富翁了”……，甚而还有“李发模当了骗子被抓起来了”等危言。

传言一多也就很难把握自己的认定，加之他这两年连续

有几个创作假，我们有些疏离，商海大潮，忙忙忽忽，三人成虎，也对他有了些微莫名其妙的视角误差来。

认真细究，不对了：“五·四”时他在遵义，并没去贵阳，更没到北京；传言他到香港去的那阵，他正奉命在乡下扶贫；说他在北京办公司倒有一点影子，那是他经过组织被借调到那里工作了一段；至于发大财，你看他的衣着行旅的节朴和拼命写稿子取酬便知；被抓的耸闻，正是一个真正的骗子对于他这个假骗子的金蝉脱壳之卑迹也！

李发模就是李发模，他始终保有自己从生生息息的黄土地上带出来的乡土气和厚重感，他始终象一个普通人、象一个共产党员作家、象一个无咎无誉的中国传统文化人那样活着，活在别人的误传之中。

凭自己的生存经验来推测别人的生存，凭自己的苟且蝇营来贬损别人的行止，这是一些人物赖以存世的本领。他们可以不向任何组织负责地向别人泼脏水，然后摆出一副公允的样子来进一步推波助澜地使脏水摊得更开，自己站在旁边异常潇洒地欣赏你在那里三番五次地洗涤，以此求得个人阴暗心理的满足。一旦真相大白于天下时，他们又会匆匆地出来扮演“真理化身”的形象，然后又获得另一种得胜式的满足。如此往复，光彩一身。

幸而李发模只是在生养他的土地上受此“酷刑”，幸而李发模还只是一个长不大而且自己也颇为得意的副县级干部，幸而李发模对别人怎么看他并不在意，幸而李发模对各种明枪暗箭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才使得对他的误解没有滥觞。只是，这种现象颇令人费解：名人总被一些无名之辈中伤成功，大胜而归。又幸而我们这块土地上数十年间才造就出

可以称为诗界名人的两个人——可他还象一个朴实的农民一些名人，无名小卒怕要水漫金山哩！

令人欣慰的是李发模还在写诗作文，还没有停下手中的笔。就象那个被称为“世界杂交稻之父”的农业科学家袁隆平竟然没有选上学部委员，可他还象一个朴实的农民一样寂寞地挑着到本世纪末再为我国增产500亿公斤粮食的重任！既然发模还在笔耕不辍，我们且把对他的狂躁戏弄当作文人间的“斗嘴”看待罢，钱钟书先生说过：“文人好名，争风吃醋，历来传作笑柄，只要它不发展为无情、无义、无耻的倾轧与陷害，终还放得上‘人间喜剧’里的一个情景轻松的场面”，我们当作如是观。

据我所知，他也正是这样观乎那些贬损和泼洒的，正如他这本取名为《坦荡人生》的散文随笔集子一样，他对生活抱着一种真诚，他对朋友抱着一种真挚，他对写作抱着一种真率，坦然面对各种来袭，从不在人面前悲泣，也从不让人看到他的伤痕，自个儿舔干它、抚平它，让它结痂、落壳、复原、转色，让时间淡化一切，照旧写他的作品，做他的人。

不幸的人最不幸的是他把不幸当成了不幸，他的经历这样告白世人，把不幸不当回事，随它去吧，幸运也就靠了拢来。

他是名人，从不摆名人架子，甚至连“不名人”的架子也没有，随和得象个村里的故事员里弄里的居民小组长，无论是青年文化人请他，亦或是文学青年请他，还是村里的小学生中学生请他，他都应邀而往，把自己胸中最感人的体验和盘托出，厚赐予人，从不取一份酬劳，也不让别人吃请，纯朴得象不是这个世纪里的文化人！我和他去过边远山乡的农村文化讲坛；去过市郊工人集合地，去过沙滩文化圣迹，去过仫佬族群居

乡，他都象做自家的事一样为那些渴盼知识的人们送去精神食粮。在当今这种价值评价标准和价值取向务实化、功利化的时代，发模的这一行止如不算崇高，也应属坦荡！

当别人把职权当作捞取红色、敲响更高权势大门的棒锤的时候，他还在文联副主席、作协副主席的席次上谋其政争其绩。他常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当作牌牌来打，当别人需要陪衬的时候他便无知地充当过花瓶，他太文人气了，一旦醒来，他没有忤逆人生，沉沦自己，仍然一如既往地鼓捣文学事业。在他周围，滋润和团结了一大批有志于文学的青年，当我们这个急切需要文化而却没有几个人对文化感到急切的时候，他以自己坦荡做人作文的影响力，培育出了一些在省内外有作为的文化人。

他的作品，往上发至《人民文学》、《诗刊》、《读者》、《作家》这些极顶刊物上，往下发到县级小报、工厂小刊、内部刊物甚而一些油印的诗笺上，他都一样地认真，一样地应声而作，一样地为自己的作品高兴。

他是党员，他相信中国共产党，认为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只有跟着党走才是一个作家的希望所在，他以这样的信念为人为文，为党的文学事业竭尽自己绵薄之力。他出了 20 多部书，已是著作等身了，还在孜孜不倦地在文学的沃土上奋发耕耘着。这种对大地的真情和对党对人民的感情质地，远比那些成天价只会高喊“二为”“双百”的所谓文化人坦荡得多，实在得多，优秀得多！

发模不是赤金，亦不是完人，他有自己的不足，也有着自己的痛楚。可贵的是，发模在阅尽人间沧桑之后，一种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浑厚感充盈全身，成熟的智慧使他获得了一笔

价值连城的人生财富——那便是坦荡人生的巨资收获。

面对心灵日趋物质化和工具化的现实，我们和发模都该用一种坚定的信念把自己五花大绑起来：我们就这样坦荡做人，坦荡写作，决不违拗自己作为正统文化人的艺术良心。

当发模生拉活扯地让我为他的这本书作序的时候，忐忑之余，我写了上面这些无关艺术宗旨的话。一切远征都须同时伴以回眸，在将来延伸胜利的当儿，我们再来为发模的艺术成就作总结吧！

丙子年正月初五日

从“一”而始

有一个字谜：“不在上，/不在下，/天没它大，/人有它大。”是什么字？年少时，我曾被一老先生考过。之后，又是这位老先生拖长声调唱曰：“上，不在上；/下，不在下；/是在其中也”。这又是个什么字？老先生更神秘莫测道：“为让尔等捉住此字谜之妙处，且让老夫提示你们。此字倘若躺下，乃‘不尽长江滚滚来’；站起呢？便‘无边落木潇潇下’”。我等仍不得其要领，老先生又补充说，该字说得文采一些，就是“春雨绵绵夫不归”。奏无太阳；“春”字没有了“日”字；“夫不归”便只剩一个什么字？

莫非是“一”字，我连猜带估，老先生笑而点头。接着他又说：“‘一’，起始也，基石也。‘一’发育万物，聚而峻极于天。小小‘一’字，攸攸大哉！‘1’站起，上顺天时自然的法则；‘一’躺下，合水土滋生之本性。一而再，再而三，始而不息，不息则久，久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正是‘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

后来我才得知，老学究是以字谜“一”而峰回路转到《中庸》之道来启发我。他有旧学功底，又桀傲不驯，造反派恨他得

咬牙切齿，口口声声说他很“反动”。恰逢那个“十年”，我中学毕业回乡，也许是因为我的忠厚好学，才使他壮着胆子转弯抹角通过字谜对我格外卖力“培养”。他说：“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即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为人之道，也一而无穷。即一点一点光亮的积蓄，成无穷之天；一撮一撮泥土的积累，成博厚之地；一滴一滴流水之积汇，成森森之海。愚公愚好而‘一’始，能挖太行、王屋二山；韩信贱而好‘一’专，自然定成大器。当时，我听得似懂非懂，并不知他的良苦用心。

“十年”之后，有幸在京读了几年书。随着阅历的增长和学识的浇灌，终使笨人也明白了一点事理。再回想老先生所出的字谜和他拖长声调的高论，深感妙而精深，孔子和老子的哲学不乏精髓，虽说存在时代局限性，但至今仍能启迪我们。

想起贱内讲的一个笑话，当代某些找过大钱的年轻人说，“听说老子有点学问，但他自称‘老子’，太不谦虚；据说孙子著过一本兵书，还传到国外，但他谦称自己为‘孙子’，太丢中国人的脸了。就说孔子吧，听说他很温良恭俭让，且不说他没竞争意识，就算他有点儿学问，他也只能称孔‘老二’，而不敢称‘老大’”。这虽说是笑话，但我们笑过之后是否有泪有痛有苦。他们哪里知道，今人虽然手执“大哥大”，腰有“BP机”，但比起先贤的睿智与深刻，我们是不是矮了一大截？如果我们既不全盘肯定，也不全盘否定，而是取其精华，古为今用；既不鸡肉鸡毛一锅炒，也不鸡肠鸡屎一口吞，那么，一些人就不致于患“精神贫困症”了？是的，“一”与“人”字人人认得，而“一”与“人”的内涵呢？我们是否该从脚下的第一步起始，从身边世事中的“一而”起始呢？

为文与为人

亚华先生：

信读。看来博士研究生也有自己的难处。难的不是做学问，而是社会的、大学校园内的人与人之间的微妙而难以应付的各种关系。其实，此种微妙处处皆有，人人都在经历困惑，只是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时代各有其不同的微妙内容并有着不同的经历和困惑罢了，不必大惊小怪。关键在于正确对待。

就我自己而言，我的处世原则是：①立足饱暖，但求平安；②多学多做，少饶舌，多出作品以成果说话；③在不被人用更无权用人之时，好好地提炼自己，用好自己，对得起自己，对得起社会。

我的人生信条是：乐于吃苦耐劳；冷对谣言诽谤，头脑里多装实实在在的学识；胸怀中常揣坦诚的真心；平平常常清清淡淡，切莫让心幡摇曳，贪图荣华富贵。如此，无论历史的进程和人类文明的发展到何种程度，你都能泰然自若。纵然处于社会底层，也自得其乐。

当然，人生一世，或许会遇到“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落”；或是“你不犯人，人偏要犯你”；甚而“好心不得好报”，“背人过河，别人反骂你的背脊骨锥人。”这也无妨，只要“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这还不够，还需不断磨锐自己防卫假冒伪劣、欺诈哄骗的眼睛。所谓“人为利死、鸟为食亡”，正是自己心境中的名利还未清洗干净。比如人都爱听好话，顺耳之词，如暖风习习。比如有人投你所好，其用心则裹着糖衣。你别看他对你说怎样说，而要看他对别人怎样做，还须看他对父母是否有孝心？对事业是否矢志不移？对人对事是否实事求是？你最好保持清醒。即使你会因此而被人误解，别人利用不了你，对你非议；甚而被人误解，你也不必急于解释，来个“此事无声胜有声。”世上之人，有的如渔人，有的如饵钩，有的如挣扎的鱼，往往都是因为追名逐利所致。

你也是为文的，也研究人。你问我作人与为文的秘诀，我没有，如有，那就是——

深入生活，就象深入大山大水，让自己的心境近似大自然，在大自然中不断体察陶冶自己。大自然不故弄玄虚，为文作人更不应虚张声势。大自然天然神韵，不须涂脂抹粉，人如此，文亦然。

胸有大山大水的心境，自然有大彻大悟的宁静，便会有“鸟鸣山更幽”的诗句，“悠然见南山”的安然。师法自然，深入自然，方得自然之神助，那才人也自然艺术也自然。借用书法家的话说，就是“妙笔要有骨力，繁笔要适宜，简笔要沉着，湿笔要爽朗，燥笔要润泽。”

只有“适宜”、“润泽”，为社会所接受和承认，才谈得上“人活一口气”。那气，是指人活着应有一种精神，纵然人轻言微如